

# 迈向世界第一步

## ——新中国首位驻外大使履新记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右四为王稼祥(资料照片)。



▲1949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驻苏使馆办公(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 翻阅卷帙浩繁的外交档案,一份略微泛红的“国字第壹号”国书格外引人注目:长约一米的卷宗用毛笔正楷竖排写就,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繁体大字,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的亲笔签名之后,书有“国字第壹号”字样。

60年前那个初冬,1949年11月3日下午1时,克里姆林宫。身着黑色中山装的新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呈递了新中国第一份国书。

围绕这份“国字第壹号”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份份解密外交档案揭开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尘封历史……

### “空前绝后”的送行仪式

1949年10月20日晚10时,当一列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缓缓驶离北京前门火车站时,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及百余群众代表在站台上频频挥手致意,目送列车消失在夜幕之中……

车上,新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新中国的外交官从此迈向世界。

周总理亲自为驻外大使赴任送行,

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临别,周总理握着王稼祥的手深情赠言:“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就在王稼祥启程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

“这是中国人民第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的意志的外交使节的出国,又是到新中国的第一个友邦苏联去……中国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大使送行。我们完全信任王大使,相信他能很好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给他的巩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使命。”

### 毛泽东亲写“介绍信”

王稼祥启程当天,毛泽东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据原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介绍,主席亲自给赴任大使写介绍信,这

在中国外交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时年43岁的王稼祥是毛泽东钦点的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对他而言,苏联是伴随他革命生涯的故地:19岁时,他曾被中国共产党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49年7月,曾随同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并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会晤斯大林派去的代表米高扬时就曾公开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准备派王稼祥同志为首任驻苏大使。

开国大典后第二天,苏联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外国政府。两国决定立即互派大使。

194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头条刊登了一则重要新闻,黑色粗体标题极为醒目:“中苏任命首任大使,苏联为罗申,我国为王稼祥”。报道还配有两人半身肖像图片。

中央认为,王稼祥既是中共中央资深的领导成员,又熟悉苏联情况,是驻苏联大使最合适的人选。当毛泽东提出任命他为首任驻苏大使时,得到党、政、军高级领导成员的一致赞同。



徐姓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说连载

# 大变局

他果然就是陶承中!一路上,他都在窥测机会。一行人抵达上海火车站的时候,陶承中已经察觉站台多有眼神敏锐的“闲人”,散兵一样站好了位置!陶承中命随扈提着行李在前头随旅客下车,自己却提着小皮箱突然串到前面车厢,从火车另一侧的窗口翻身跃下,落在铁轨和路基中间!拔腿就跑的时候,他听见站台上响起了枪声!

上海租界娱乐业的兴盛,源自太平洋军占领江南,实行禁烟,南京、扬州、苏州的妓女随即涌入上海。自此,四马路的名妓花魁便层出不穷,而望平街众多的报馆书局、银行商所、茶肆酒楼,又为此推波助澜。

须臾工夫,年轻倜傥的客人许西亭已经在厅堂坐定。他向老鸨报了一个姑娘的名号,同春书寓里却没有这个人。

老鸨甚是热情:“我格浪厢没听说过。我搭耐介绍一个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顶顶耐配格胃口格。”上海的风月烟花场所,流行的多是苏州方言。

人还没有叫出来相面,这个客人却已经神色慌张地四下张望起来。

因为是生客,老鸨先报价钱:“弹唱嘛,十两;花洒嘛,十两;碰和嘛,也是十两。”

大弄堂里,挂着各种印着名号的小灯笼。小贩挑着担子走过,“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栀子花——白兰花”。有两位衣着华丽的妙龄女子,坐在男人垫着白毛巾的肩胛上从弄堂里出来,坐“肩车”出堂差去了。周天功和小江北低头瞥进后弄堂,却是清静无人。他们抬头望去,那个二层楼的窗口处,许西亭向他们招了一下手!

前弄堂,同春书寓的黑漆大门轻声打开,一位姑娘用托盘托了一只空碗出来,叫住了粥担。一阵悠扬婉转的弹词琵琶声飘传出来,院子外面倒是显得安静。

楼客堂隔成了里外两间,听见敲门声,一个女子从里间走到外间客厅,开门,接过姑娘端着粥的托盘。此刻,许西亭从楼上另一扇轻轻启开的门里探身出现!姑娘随即下楼去了。身后突然的响动,让女子转过身来,一把尖刀已经抵住了她的喉咙!这是周天功!说时迟,那时快,许西亭已经持枪从闪身出现的周天功身后扑进了里间!

托盘和粥碗从失声尖叫的女子手里掉落,正是此刻,周天功蓦然发觉眼前的女子就是仇宝慧!脑际倏忽间错乱怪诞地闪现

了席卷枯枝的大水,一双清纯的眼睛、小手里的那块山芋……

托盘和粥终于落地,里间同时传来一声断喝“刺客!”周天功一激灵,转身扑向里间,只见许西亭用枪直指着一身丝绸短衣的陶某,刚说让他交出银票,那陶某好身手,飞起一脚,踢飞了许西亭的手枪!一见另有内鬼,陶某随即一把扯翻蚊帐,扑向窗口!周天功眼疾手快,拎起一把椅子砸过去,陶某因势扑倒!许西亭扑过去,抡起斧子劈下去,鲜血应声溅起。

周天功连忙赶返出来,已经不见仇宝慧的人影。接着传来人从楼梯上滚落下去的声音,随即是老鸨的声音:“哪能啦?哪能啦?啥咯!强盗?——啊呀!有强盗!”

后弄堂窗口下,望风的小江北接住了扔下来的小皮箱,然后看见许西亭翻出窗口,攀住了边上的水落管子,随后又是周天功……

入夜的电灯底下,小皮箱里的杂物被翻了个透,最后陈其美从皮箱内袋里摸出了两份票据,边看边沉吟道:“船票……到法国去的……”忽然他明白了:“原来如此,怪不得……银票肯定在那个婊子那里!”他不禁懊恼没有料到这个陶某人会有携款出逃的算计,并且只派了许西亭他们几个生手去了会乐里!

第二天一早,嘈杂纷乱的火车站,熙熙攘攘;而又特别有一些人,在人口处附近逡巡,特别对年轻的单身女子着意打量,倒像是不怀好意。

十六铺客运站,往北看过去,雾气里的洋楼豪寓影影绰绰。黄浦江上,汽笛声声,大轮船、小火轮、漕船,百舸争流。通商大埠的码头上,百色人等、各种货物正繁忙地上下轮船,兵丁和巡捕在这里盘查他们怀疑的人物和物品。另有一些人,像是地头上的地痞流氓,也在这里来来回回。陈其美竟也在远远地看!

昨天夜里,陈其美亲自去了惊魂未定的同春书寓,仇宝慧已经趁乱不见了踪影,谁也不晓得她去了哪里。找来相熟的老鸨,利诱威逼,老鸨也真是不晓得这个仇宝慧的老家,到底是在哪里。

转入苏州河,雾气散尽,两岸是低矮的民房和一些耸立着烟囱的工厂,河面上则多是漕船乌篷船了。一艘稍大的乌篷船靠在乌镇路桥堍河埠头上的临水石台,扶老携幼的乡民农人,戴着毡帽拖着辫子,带着他们的各色包裹箩筐,争先恐后地沿着石阶走到石台,然后鱼贯踏上登船的跳板。

梳着发髻、身着灰旧的宽袖大襟上衣、低眉垂目的仇宝慧,拎个小藤箱,挽个包裹,随着人众走来……上衣的一角却突然被扯住了。回头一看,却是压得低低的毡帽下面周天功骇人的眼睛!仇宝慧下意识猛扯自己的衣角,但是它被周天功握住,纹丝不动,甚至跟随着被周天功扯到了一边!旁人闪避开去,只管自己下船。

周天功露出了腰间的手枪,低沉地喝道:“银票!”

仇宝慧花容失色又不失镇定:“银票?啥个银票?……我拿过依的银票吗?”

周天功忽然有点急躁:“今朝依到底是耍钞票,还是要性命!”

旁人偷觑两眼,赶紧走避。

仇宝慧瞪直眼睛,看着这张年轻而有些沧桑的脸庞;但是他的眼神里并无恶杀之色,反而在仇宝慧的对视下忽然有些失措。仇宝慧的眼泪忽然滚落下来,那种无助的哀伤,让人不能不为之心动。

周天功蓦然怔住,脑际忽然又一阵空白,洪水、清眸、山芋又离奇地涌现……

趁着周天功恍惚松手之际,仇宝慧挽着包裹,提着小藤箱起身就走。

忽然周天功拔枪在手,一个箭步堵在仇宝慧前面,仇宝慧骤然被吓住。

周天功语气沉重坚定:“今天不看见银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仇宝慧停顿了一下,先是放下了手里的手枪,再又放下手里的包裹。然后就趁周天功疑惑之际,毅然决然地绕过他,不再犹豫不再理会地真朝石阶疾去!行动敏捷,美丽的身姿像轻风般飘去。

这下倒把周天功弄懵了,然后他飞快打开提箱和包裹翻找,里面那些买了送人的布料、两块梳妆镜、香皂雪花膏、几听香烟、一些替换衣服,迅速飞将开来。

仇宝慧连奔带跑地下了青石平台,忽闻身后岸上一声断喝“站住!”,她不由收停了脚步。

周天功的手枪对准仇宝慧,手指扣住了扳机。船客皆缩起脖子,船家惊愕地张开了嘴巴。

仇宝慧没有回头。她微一迟疑,稍稍抬头看一眼天,然后一埋头,赌命般地步登上跳板。

在周天功的手枪准星下,仇宝慧步履似乎被放慢了……然而她美丽的忧伤和决绝的神情却楚楚动人,并且在周天功的眼脸中被放大。因为手在颤抖,仇宝慧几次离开了手枪的准星。周天功猛然抓下帽

子,额上的伤疤骤然由暗红变成了紫红,他紧扣着手枪扳机……可是,一双童真清纯的眼睛却看着自己……那是他童年的一个梦……

仇宝慧终于走进了船舱。周天功最后还是垂下了手枪。

船家善解人意,一边急忙收跳板,一边就用竹篙将船撑离了河畔,草席帘子也迅即放下了。

周天功慢慢仰头,闭眼长叹一声。

一部汽车疾驰而至,车未停稳,陈其美与许西亭已经跳下车来。许西亭一早去会周天功,才晓得他一个人去了乌镇路的小船码头!

陈其美一脚将地上的提箱踢飞,看着乌篷船顺水而去,他忽然拔出手枪对准了周天功的面门。

仇宝慧坐在船舱里,听见岸上一声枪响,浑身一颤,不由佝偻下身子,耳畔骤然响起:“今天不看见银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几个船客拥向船头,“打死人哉!打死人哉!”“就是刚刚那个小年轻,被后头来的打死哉!”“噢哟!年纪还轻啦哩!”

摇橹的船家道:“强盗杀人胚,黑吃黑的!”

岸上,许西亭放下刚刚托起的陈其美的手臂,随即跪在了他的脚前。陈其美气急跺脚,转身坐上汽车。许西亭这才起身……

周天功脸色煞白,又慢慢举起手枪,这次是朝着自己的脑袋。天空是湛蓝湛蓝的……

忽然天地倒悬,视像错乱——许西亭扑过去夺了周天功的手枪,然后揪住周天功衣领猛烈摇晃,大声斥骂。

随后,许西亭拧紧眉头看着周天功,又看着远去的乌篷船,神情变得阴鸷起来。

乌篷船上,仇宝慧悄悄透过帆布的空隙向码头看去,那里已经没有了人影。她不由地凝神疑惑起来。

数日之后。江南阡陌,到处枝繁叶茂,远近散布着稻柴垛和农舍。不甚开阔的河面,却也波光粼粼,波澜不惊,一派漕运景象。委婉流动的支流河浜上,架有石桥数座,又牵带着两岸斑驳的白墙黑瓦,一边的石墙根部,就直接长在了水中。隔一段就有一处青石筑就的石阶浸入水中,不时有妇人蹲在石阶上淘洗。间或有小船摇过,又靠上石阶,与人交易了蔬菜和柴禾之类。几缕炊烟,就在斑驳的山墙和青黛的屋脊间氤氲。

(未完待续)